



名堂

在世界杯流浪

◆ 陈村

卡塔尔世界杯开幕的那天,感谢我的宝贝女儿,新买的大屏幕电视机到了,挂在墙上,简直是过瘾。上届世界杯,我买了一只小电视机放在电脑屏幕旁。其实,除了看世界杯,我早已不再看电视。

不记得哪年开始看足球的,反正跟电视相关。最早的黑白电视机,足球滚到哪里是很难一眼发现的。除了马拉多纳的“上帝之手”,看过的场面几乎都忘记了,记住的是一些球星的名字,贝肯鲍尔、济科、齐达内什么的。前天看到采访罗纳尔多的视频,那么潇洒的帅哥竟成了一个胖子。那时他剃一个“罗纳尔多头”上场,风靡一时,我儿子也剃过头顶一块瓦片的发式。成为胖子还算不错,天才的马拉多纳已经没了。几天前的一张新闻图片,巴西的球迷们在圣保罗医院外为球王贝利守夜,祈祷这位82岁的偶像平安。

深夜,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面前有咖啡有烟酒和水果,还有巧克力。好久没看球,发现多了一些新花样。例如对付定位球,在人墙之后横着一个卧佛。例如在禁区,球员背着手防守,生怕被吹了点球。又例如,裁判的权威大打折扣,时不时要去看视频回放,连这皮球都已升级,据说还要充电,内置芯片。下届世界杯是否就不要场上的主裁边裁了,让AI来裁判可能更及时和公正。

电视机里的球场那么喧闹,观众一惊一乍地为他们的主队加油。而我是一个没有主队的人,一个世界杯的流浪汉。用鲁迅的说法,是那种“丧家的”动物。看球需要有个立场,我不买足彩,支持谁成为麻烦的问题。巴西是一定要力挺的,阿根廷有过马拉多纳也为我所喜。此外,有时是爱屋及乌,喜欢梅西和C罗,顺便喜欢他们的球队。有时觉得身在东亚,日本跟韩国都是黄种邻居,不妨支持一下。我曾去过法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荷兰,印象很不错,必须支持。更多的球赛没有说法,就随便挑一个队当主队。作为一个流浪汉,真是很有平常心,不至于大喜大悲。无论谁输谁赢,绝不痛心疾首,绝不大喜过望。如今的心态比往年更宽容,不指任何球员和教练。在疫情面前,球赛并不是天经地义的,有踢有看就很不错了。感谢东道主的大手笔,我只需浑浑噩噩地一场场看下去,心怀杂念,在喝咖啡时送走德国,吃香蕉时送走西班牙,一夜之间东亚球队都没了。它们回家后,它们的球迷跟我一样,也只能流浪了,不知支持哪个好。跟我不不同的是,他们有懊恼,有不甘,有对四年后的期待。而我的悬念只是,不知道四年后是否再去换个电视机。

期待卡塔尔世界杯圆满成功。我最后的心愿是祝贝利老爷子平安康健。

(作者系著名作家)

上海球迷老朱的看球故事——

他把一支球队带来看世界杯

“老字号”的上海球迷老朱(上图右四),从巴西到俄罗斯,再到卡塔尔,记者在世界杯赛场上第三次碰到了他。而这一次,他干脆把自己的一支球队拉到了多哈。“足球是我们共同的爱好,是我们生活的纽带。世界杯这样的盛大节日,我们一定不能错过。”

听多了英语、阿拉伯语,在卡塔尔能听到上海话,让人倍感亲切。而到现场看世界杯,也是老朱这二十多年来的“传统”,他告诉记者:“1998年的法国、2002年的韩日、2006年的德国、2014年的巴西、2018年的俄罗斯,这五届我都去了现场,除了2010年南非,实在走不开,所以没去成。”

老爸是球迷,儿子自然也不会差。从巴西世界杯开始,老朱便把儿子带在身边一起看球。

小朱长得高大帅气,一副标准的运动员身材。实际上,小朱爱打网球,还拿过上海青少年网球比赛的冠军,当然足球也是小朱的最爱之一。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约定,也成了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最好机会。

这次来卡塔尔,一波三折。之前因为疫情的影响,老朱考虑再三,要不要成行。最后他一咬牙,“必须去,赶紧去!”不仅自己去,他还动员了身边好几位朋友。所以,来多哈不再是他和儿子的“家庭行动”,变成了整支球队的“集体出访”。

“我们的球队,名字就叫‘上海滩’,别看平时是散兵游勇,关键时候还是很有凝聚力和战斗精神的。我们队里有退役的专业球星,有海外的艺术家,这次大家一起到多哈,就代表上海,代表中国足球来过!”老朱笑言,“中国队虽然参加不了世界杯,中国球迷不能缺席!”

老朱特意挑了两场比赛,一场是葡萄牙和瑞士的1/8决赛,一场是英格兰和法国的1/4决赛,“儿子是C罗的球迷,他穿的号码就是7号,这次是为偶像现场加油的。英法大战就不用说了,提前进行的决赛嘛。这两场球,进球也多,看得扎劲,感觉好极了!”

这次来卡塔尔,老朱提前准备了一套新的红色球衣,每个人都带着,在多哈抽空踢了两场球。老朱和米卢是朋友,米卢邀请他们一起参加了国际足联组织的一场友谊赛,其中还有斯托伊科维奇、巴尔德拉马、萨莫拉诺这样的球星,另一场是和当地华人的友谊赛。虽然连续作战有些累,老朱却不亦乐乎:“既看球,又踢球,我们‘上海滩’也算参加了国际赛事,打出名气了哈哈。”

玩得虽然开心,老朱心里总有些许遗憾,那就是他们只能以“局外人”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杯球场。“希望在不远的将来,中国队能再次打进世界杯,我们有真正的主队,我一定全程跟随到底!”

特派记者 关尹
(本报多哈今日电)



看到咱们自相残杀,一个被干掉,升腾起一句诗:死在卡塔尔赛场,不失为一个好的死法。

陈村